

江頭楊柳春
楊
殺渡江人
數
聲
離亭晚
君
向
滿
內
秦
丙子秋
日
歸
唐

近三百年学人翰墨

Jin Sanbainian Xueren Hanmo 管领风骚三百年
Guanling Fengsao Sanbainian

许宏泉 / 著

【民国卷】①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三百年学人翰墨·民国卷①. / 许宏泉著. —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3
ISBN 978-7-101-09201-1

I. 近… II. 许… III. 汉字—法书—作品集—
中国—民国 IV. J29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0982 号

书 名	近三百年学人翰墨·民国卷①
著 者	许宏泉
责任编辑	包 岩 赵 明
装帧设计	 设计·邱特聪 (010-87896477)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¼ 字数 25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201-1
定 价	98.00 元

自叙

从文化意义上看，清末、民国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这一部依然是前集之续。

自“新文化运动”开始，旧的一切不停止地在破，而新的未必已立——自由被自由主义替代，科学被科技替代，信仰被思想替代。这并非不可避免，或许正是中国的宿命。从书法（书写）切入，观照一时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情趣，通过这一传统的文化形式，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代文化人的纠结，此时，书法，这一最古老的文化艺术已走向死亡，当胡适、林语堂、梁实秋他们拿着毛笔在给他人写书法作品的时候，我想，心里依然是充满着愉悦的，似乎又是凄凉的，因为他们正努力地摧毁着这一切，一切以往的……

“闺秀卷”部分名录：

薛素素 廖云锦 王玉燕 毛珍 左锡蕙 骆绮兰 曹贞秀 曾纪芬
吴芝瑛 谈月色 顾青瑶 苏雪林 冯文凤 江南蘋 陆小曼 顾飞
周鍊霞 庄娴 褚宝权

目 录

蔡元培	兼容并包仰翰林	1
章士钊	风雨飘摇说孤桐	9
马一浮	峻拔尔雅古儒风	19
周作人	画蛇谈鬼苦雨僧	25
黄 侃	生平青简飘零惯	39
柳亚子	南社北走养天真	51
钱玄同	尊今疑古为革命	61
吴 梅	梅曲冷艳广陵散	69
袁克文	潇洒出尘佳公子	75
刘 复	叫我如何不想他	83
黄 潜	乱世佳人还作贼	91
胡 适	宁鸣而死自由生	101
顾颉刚	才情未尽叹馀生	115

121	梁漱溟	铁骨铮铮新儒风
131	郑逸梅	纸帐铜瓶补白玉
137	董作宾	魂牵梦绕在殷墟
145	钱穆	一生为国故招魂
153	郁达夫	生怕情多累美人
161	林散之	风雨春归江上梦
171	丰子恺	春花秋月说缘缘
181	夏承焘	风阁倚声一瞿禅
189	汪静之	湖畔风景蕙的风
201	梁实秋	闲适雅致世味温
211	施蛰存	文坛退场癖金石
219	胡兰成	多情才子惜无行
229	余觉	念罢家经遁石湖



蔡元培

蔡元培 (1868 - 1940)

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四年（1898）弃官，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为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赴德国留学。民国元年（1912）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民国六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有《蔡元培全集》。

蔡元培——

兼容并包仰翰林

十多年前，同张中行先生在燕园散步，走近荷花塘边，我问，这便是那传说中的“月色荷塘”吗？行翁说：如今恐怕只有这一塘荷风和这不变的月色了。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北大的校园。

说起北大，人们自然会想起老校长蔡元培，有人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后来的北大。据说，当初北大腐败不堪，蔡院长就职后第一次对学生演说，便称：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皆有做官发财思想”，“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深浅，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7年1月9日）。蔡元培提出“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大因蔡元培的领导而成为当时中国“精神圣地”。后来，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1919年6月15日）中强调：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1934年元旦蔡元培发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称其“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他说：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对蔡元培于北大的贡献，一九四〇年，蔡元培病逝于香港，陈独秀在悼念文章中较为全面地加以分析：

一般地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地坚持着，不能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令人佩服的第一点。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属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令人佩服的第二点。

转瞬百年过去，人们一谈起北大依然仿佛在说蔡元培时的北大，胡适之时的北大，总有着无尽的怀念！

蔡元培当年以北大校长身份出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袁大总统亲临蔡府拜访，而蔡则只出于礼节送客到书房门口。因为他是蔡元培，就像后来的胡适之，因为是胡适之，他才会拒绝汪、蒋之请。而今之北大校长，已非蔡、胡那一代的学者，他们是部级官员。

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央视记者去采访“经济学之父”、百岁老人陈翰笙教授，陈先生当年二十七岁时即受蔡院长之邀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记者请他说一句祝贺希望之类的话，老人家却沉默不语。旁边有人建议：“你就说希望北大越办越好！”老人依然沉默未言，一会儿，郑重地说：“我希望北大办得跟前一样好！”（见《深圳商报 2006 年 11 月 2 日王石川《对杨振宁的发言不妨一笑了之》文中所引自《杂文报》某文）可谓老一代北大人的真切之言。



绍兴蔡元培故居（昉溪摄）

蔡元培曾撰《中国伦理学史》，从人的本身切入思想史的讨论，无疑体现其学术的新见。新文化运动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代——尽管是因其混乱而非有序地展开。一九一七年四月八日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演讲，他说：

夫宗教之为物，在彼欧西各国，已为过去问题。盖宗教之内容，现皆经学者以科学的研究解之矣。

在蔡先生看来，宗教已经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已为科学代替。这无疑那个时代科学主义的理想化理论。当现代科学随着西方坚船利炮进入这个千年的封建国度的时候，知识分子更多的只看到了民主与自由的缺席，而几乎一致忽视信仰的意义。而蔡先生则以为：

此则由于留学外国之学生，见彼国社会之进化，而误听教士之言，一切归功于宗教，遂欲以基督教劝导国人。而一部分之沿习旧思想者，则承前说而稍变之，以孔子为我国之基督，遂欲组织孔教，奔走呼号，视为今日重要问题。（《以美育代宗教说》）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蔡元培又在《现代学生》（第1卷第3期）上发表《以美育代宗教》一文，继续宣称这一主张：

我向来主张以美育代宗教。

蔡先生的主张并无“新见”，在他看来一切宗教都是“强制”、“保守”、“有界”的。“宗教本旧时代教育，各种民族，都有一个时代，完全把教育权委托于宗教家，所以宗教中兼含着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的原素。”（《以美育代宗教》）蔡先生解析得极其细致，但有一点蔡先生却忽视了，那便是人的终极关怀。信仰之于人的意义并非在于“美育”这一层面。当然，蔡先生作为一代“自由主义教育家”

他有自由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包括“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只是这一学术观点没有先生就任北大校长之演说那样影响至大，因而不了了之。作为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宗教信仰的一种声音和立场无疑值得我们反思。

三

二〇〇六年的秋天，几位收藏家在北大图书馆举办“百年文人墨迹展”，其中有历代北大校长的书法，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之、严复、傅斯年……在这拨人中，论书法当推严几道。而无论蔡元培还是胡适之，他们对书事还是有着浓厚兴趣的。传说蔡元培参加科试因为字写得不好影响了名次，“字写得不好”当然是不擅馆阁体，据蔡先生回忆，阅卷人称其写的“不是馆阁体”，主考者说：他是学黄山谷的。总算“替补”入围。《越缦堂日记》一八九〇年（光绪庚寅）四月十三日称：

蔡进士（元培）、沈进士（宝琛）来，两生皆年少未习楷书，故不待复试而归。

说的正是蔡进士因“写不好字”而未能复试的故事。蔡元培曾为整理付印乡贤李越缦《日记》倾费心力，这也是他对待学术研究的一种态度，蔡元培虽与越缦同乡，他们的交往却是在北京时，对这位年长自己近四十岁的同乡前辈，“最崇拜的自然是他了”（蔡元培语，见《东方杂志》第14卷第1号，1917年1月）。事实上，若以性情论书法，蔡先生的书法却是极有风韵的，他为桐碧女士（其人待考）所作七言行书联：

瑞气迥浮青玉案；
清名合在紫微天。

结字宽博，显然有些越缦老人遗风，而斯时学人书法，多受海藏楼影响，笔意遒劲，力追山谷，较之同光时代更见自由之性情，不妨也称之笔墨之“时代性”吧。

瑞

氣迴

相碧女士正

浮

青

玉

案

清

名合

在

紫

微

天

蔡元培







士釗

章士釗（1881 - 1973）

字行严，号孤桐。湖南长沙人。清末秀才。早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法律、政治。曾任上海《苏报》主笔。入民国，曾创办《甲寅》杂志，倡共和政体。历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图书馆主任、校长，北京国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上海法政学院院长等。一九四九年后，历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有《章士釗全集》。

章士钊——

风雨飘摇说孤桐

章士钊算是安徽的女婿，他的岳丈吴葆初曾是“清末四公子”之一。友人从章家后人手中陆续获得若干章氏遗墨并其他与章氏有关的文献。我从其中选了一件粉笺小立轴，行书七言绝句，我觉得这样的情调似乎更契合章氏的“作风”。章虽身居政要，又是一代文人名士，他的生活趣味大抵还有旧时文人的做派，更加入几许时尚的洋派腔调。

章氏于书法显然是用心的，行、隶尤擅，此幅行书笔意恣肆，颇有几分明人遗意。诗云：

数从玉洁到冰清，此意天然学不成。韵事语君须记取，两门风雅旧平行。

以传统文化中的人生价值标准而论，作为读书人，章士钊显然是成功人士。他持有时髦的大律师执照，著作等身，兼擅书事。他长袖善舞，于国共两党之间皆能不败。一九四九年后，与毛泽东以同乡之谊更有师友交情，依然春风得意。真所谓“孤桐不孤”。

作章氏之文，实在不欲作文抄公弄些陈芝麻烂谷子拼拼凑凑，倒不如只将平时所闻一二和所见未刊文献，叙录于下，或许可以折射章氏的另一种“风景”。

二

友人所藏梁漱溟致章氏尺牍一通，释文如下：

行严先生尊右：顷间趋叩，得知先生在医院检查，敬维健康为颂。拙著《中国——理性之国》一稿前承先生许为面交主席阅正。如其尚存尊处，拟取回装订，再行送上何如？私意如此，仍请钧酌是幸！专布，敬叩台安！晚学 梁漱溟再拜。一月十五日

我想梁漱溟此信目的可能在于：一、书稿可能在章手里已久，是否送呈毛处，想探个究竟。也是一次婉转的催促；二、真的是想索回装订；三、索回不打算再送，想必梁也觉得托章氏通主席之门的人甚多。

关于梁与章氏的交往此亦不欲讨论。有传梁漱溟去章家，回来后很失望地对朋友说：章已不像一个读书人。关于此说，我亦问过梁先生的哲嗣梁培宽先生，他说：父亲是很尊重章先生的。后来交往渐少，主要还是觉得章先生生活太奢华，讨小老婆、吸大烟。章的这些作风大抵多是一九三〇年代初在上海同杜老板（月笙）打成一片时染上的。终日宴集款款，笑语殷殷，抽鸦片、泡戏子，至于学问诗书，恐怕早已越女剑疏。故胡适日记中有云：

今天到汪原放家中吃饭，见着章行严，多年不见他了，他现在上海做律师，实在是靠杜月笙等人吃饭。他说，他现在是“吃流氓饭”，我劝他写一部自传。他现在吸鸦片烟，每天到跑马场，甚可怜。（胡适日记 1934 年 2 月 7 日）

甚可怜，恐怕也是章氏内心的困苦，只是人很容易麻木。

三

章士钊

章士钊于抗战胜利后，为汉奸陈公博、梁鸿志作辩护律师，一时传为佳话，

11